

THE SHORT STORY MAGAZINE VOL XVI NO. 7

# 報月說小

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



2 037 7770 6



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號七第 卷六十第



“紅字”

Hugh Thomson 作

“夜”



Albert Einstein's portrait



賽契與南風

W Kray 作

小說月報



第十六卷 第七號

II

H. Benner ©

## 卷 頭 語

沈睡者，起來，起來！

大雷雨已使你們知道了屋頂的塌陷。

雨水如急暴似的淋透了屋內的一切，

雷聲震醒了整個世界。

是起來，是努力修屋的時候了，

你們難道還在安睡！！

沈睡者，起來，起來！

霜寒者的血，如紅霞似的掛在大雷雨後的天空；

被踐踏者的淚，如雨後的殘水，還在簷角樹間點點的滴著。

復仇女神在翱翔，在拍翼，

聽呀，她正在怪厲的號叫着呢。

你們難道還忍在安睡！！



# 小說月報 第十六卷 第七號 目錄

紅學(三續) . . . . . Hugh Thompson 作

夏夜 . . . . . Albert Piribhai Ryder 作

賽艇與勝負 . . . . . 譯, K. G. 作

夏(歌集) . . . . . E. Reuther 作

卷頭語 . . . . . 函 譯(二)

血歌 . . . . . 朱自清(一)

爲中國 . . . . . 函 譯(三)

街血洗去後 . . . . . 函 譯(六)

五月卅一日急雨中 . . . . . 葉聖陶(廿七)

介紹「文學週報」 . . . . . 譯 譯(六)

牆角的創痕 . . . . . 函 譯(一〇)



槍口的故事…………… 卞志德(二三)

我們的中國…………… 西 赫(一)

泥澤…………… 西 赫(二三)

我的祖國…………… 卞志德(四五)

被槍射的人…………… 卞志德(六)

人類史上的慘殺案…………… 何炳柱(二六)

媿娜…………… 敬 隱(二七)

摩托車的鬼…………… 陸 田(二八)

社會的文學批評論(二)…………… 卞志德譯(一九)

中國文學所受的印度伊蘭文學底影響(通說)…………… 卞志德(二〇)

文藝與性慾…………… 日本 宮川白村著…………… 仲雲譯(二一)



湖中舊畫

李劫人(一一〇)

校長

翁 南(一一〇)

日出之前

(劇本)(四)……顧因·特下光榮著……張漢之譯(一一〇)

無聊

馮佛漢(一一〇)

落花時節

盧騷野(一一〇)

譯(劇本)

Margery Widdington 作 (一〇)

現代德奧文學者略傳

沈雁冰(一一〇)

法蘭生——維也貝——湯麥士譯

砲戰

法國·巴比塞著……羅傑花譯(一一〇)

巴比塞著

文壇雜訊

記者(一一〇)

最後一頁

# 血歌

——高五世珍劇作——

血是紅的！  
血是紅的！  
狂人在疾走，  
太陽在昏料！  
血是熱的！  
血是熱的！  
血是熱的！  
血是熱的！  
火山的崩裂！  
血是長冰的！  
血是長冰的！  
血是長冰的！  
血是長冰的！  
黃梅的花芒！  
血的手！

血的手！  
枯著我，  
枯著我！  
枯著我！  
枯著我！  
血的眼！  
血的眼！  
血的眼！  
血的眼！  
對着他你我！  
對着他你我！  
對着他你我！  
對着他你我！  
血的口！  
血的口！  
血的口！  
血的口！  
中中管，  
中中管，  
中中管，  
中中管，  
燃着他你！  
燃着他你！  
燃着他你！  
燃着他你！  
中國人的血！  
中國人的血！  
中國人的血！  
中國人的血！

都是兄弟們，  
都是好兄弟們！  
敲了天靈蓋！  
斷了肚腸子！  
還是兄弟們，  
還是兄弟們！  
還是兄弟們！  
還是兄弟們！  
我們的兩邊在繫上！  
我們的心還在腔裏！  
我們的血呢？  
我們的血呢？  
「起啊！  
起啊！」

朱自清

六月十日

## 為中國

四 詩

我不知道我是在夢中或是非夢，  
但我很清楚的聽見這些話：

「我們應該各捐兩錢，為中國前進。」

幾個人這樣懇切的說。

「我們聽了，我們不應該互相爭鬥，我們不應該

別後的互相殘殺，我們仇殺。」

又幾個人這樣懇切的說。

「為中國，我們請十個，為中國，我們合力了件，

為中國，我們呈獻了我們的一切。」

無數的響聲繼續的這樣說。

我不知道我是在夢中或是非夢，

但我實在的，很清楚的聽見了這些話。

我不知道我是在夢中或是非夢，

但我很清楚的看見這些事：

軍隊鳴炮的歡着，

兵士們那陸續的從家裏出來集合，

他們將去為中國而戰。

母親的人那擁擠的在那裏歡送他們，

空氣是異常的激動而親切。

許多的將領在那歡呼着，

許多的將領在那歡呼着，

代「忠孝」與「節義」的是「一心」與「勇毅」。

空氣是異常的親切而激動。

後方，許多人在那預備，都在工作。

「勝利」似已在那形的一面。

我不知道我是在夢中或是非夢，  
但我實在的很清楚的看見了這些事。

## 街血洗去後

四 詩

什麼事也沒有，「五卅」大變後事件發生得比我意外，使我驚怖了那日的下午五時，我坐車至大廳里，到一家書舖裏去，看看有什麼「線裝書」好買，車子剛到鎮江路，南京路口，便覺得道路上的情形與往日絕不同，電車是那樣的慢行着，汽車、人力車也用流較的駛去着，兩旁商店開張的關着門，歡迎顧客，行人道上擁擠着人羣與往日一切相同，然而總覺得有一種絕不相同的氣象，在人人舉手立在那裏，好像被什麼大驚駭嚇得呆了，由眼睛中覺得出有的人是帶着大恐怖的情緒，有的人是帶着疑問而不安的驚恐表現，自然也是疑問而驚恐着，車子停在南京路，看見兩旁站滿了氣憤嗷嗷，態度兇橫的英捕與不穿制服而帶着槍械的英人，有的橫立在路中，好像有什麼嚴重的事情，是火災，是什麼大奇警罷，我這樣的想，市政廳與

樂南路口一帶，成備得尤嚴，情形更不對了，有好幾家店鋪是關上了鐵門，駐足而觀的人更多，車子停在大廳里，半夜夜絕不閉閉的里門，現在也閉上一處，我問車夫，什麼事發生了？他說，打殺人，打殺人或也不能細問，吧，下車進了里門，到那一家熟悉的書舖裏去，我見他們的店夥，都躲在裏面，西線路的里門口有什麼東西，我也擠出去一看，什麼也沒有，只是街上的人更多，多帶着懼恐未定或疑悶而驚奇的神色，我明白必有什麼空前的大事發生，奔過書舖去問舖主，我的一羣朋友，什麼事？什麼事？我問他，他道：「學生鬧事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通通鬧拆槍，打死了幾十個學生。」這如一個震天動地的大霹靂，把我嚇得再好一會不能開口，我如在夢中，這也許是在做夢罷，南京路，鬧排槍，殺死學生，這種件事怎麼會鬧在一塊的？我絕不相信，絕不相信，我

的朋友接說道：「早晨已有許多學生被這『不潔播房』了。下午一點許，他們在先施公司之前集合，大聲演講，白旗滿街飄揚着，軍隊不能通行，巡捕捉去了好些學生，路人與其餘的學生，都跟了被捕的學生走，有好幾萬人，好幾萬人，都擠在老開酒房之前，於是巡捕開槍了。」我於是才知道這居然是真實的大事變，不是夢，不是多，我全身顫抖，懷裏的火所燒灼着，我叫道：「就是學生講演，也不至於被盡死呀！南京路，南京路，怎麼會放起非槍來！」也不顧我的朋友，只當他是捕頭，在蘇州的寶閣着，「我們且出去看看罷。」於是我們走在街上，由西康路口，走到永安公司，一切情形如我在車上所見的，有一家店舖，北打打窗玻璃，「這一定是被流彈打碎的。」我望着，街道上，是低低的灰色，並不見

有什麼轟動，一直一大塊的，一大塊的，衝破神弄弄了。」要有什麼轟動，一直一大塊的，一大塊的，衝破神弄弄了。」要不是那轟動的，我幾乎不齒相顧一點三十分鐘之前，在遠東正演着一齣大戲，我的話劇再走下去，行人漸少，看不出什麼緊張的空氣，只有幾個人，躲在店裡，上那裏的，偶爾着。

夜，我又與一位調查員到南京路，燈火閃閃的明亮着，聽着，笑聲，說着，戲的，店門大敞的，顧客隨處，依舊的，要不是看那寶閣門口，戒備森嚴，要不是巡捕騎着馬上，手執槍，跑上行人道，在毆打人，我絕不相信，下午是有空前大變，殺事件就生，轉了一變，看見車波同隊會前，幾快奔許多，我們一驚，以為又出了什麼大事，慌着戒備心走，近一看，原來是南方大學，平民學校在那裏開辦會。

## 五月卅一日急雨中

葉聖陶

從車上跳下，急雨如怒濤的亂衝，立刻溼了我的長衫。雖然於憤怒，雖然似乎應當緊緊的躲避，我走，我奔，我跑，我走，我奔，我跑，我走……店舖裏明算也很少見人影，那里去了，那里去了，怕聽昨天那樣的排槍聲，怕聽昨天那樣的急射彈，所以如小鼠如鴿牛般，隱伏在窗裏，躲藏在櫃檯底下……還有什麼用你隱伏，你躲藏，誰會來找你的耳鼓，子彈會來找你的肉體，你還有什麼用？

猛烈的噴着巨獸的汽車闖過，水泥濺到我的衣服，激發我的憤怒，我滿腔的憤慨。

一口氣跑到「老閉公房」的門前，我想盡弄我們的火中取血，我想用石頭砸盡所有的自衛，傳入此裏，但是沒用了，一點兒沒有了，已經仇人的水鏡神符光光已乾枯，心的人們腿骨光光，更給惡魔的亂衝似的急雨洗得光光。

下至緊，我覺血魂是會經過在這地方的，猶有滲入這塊土的吧，那就行了，這塊土是虛的，土血是我們的火性的，血還不夠是一棵草的功勞麼？血灑流着，血滋潤着，行見血的花開在這里，血的果結在這里。

我注視着塊土，全神地注視着，其餘什麼都不見了，勢已把整個兒都融化在這里。

拉起那斷，那邊站着兩個捉子槍在他們的腰間，紅的臉，探探的放到嘴裏，黃的髮毛下閃着綠光，似乎在那裏嘲笑。

手槍是你臉釘子在那裏滿笑的，是快麼？

是的，是的，什麼都是，你便怎樣我怎樣看見無量數的，手槍和頭，聽見無量數的驚笑的開口。

我胸裏噴着噴下去，把看見的聽見的一齊噴下去，如

圍囑一塊磁石，一塊熱氣，我滿腔的憤激。

兩腿求時急，風吹着把我的身體捲住，全身慄慄了，車全熱不中用，我仰身走鐵車的路，路上有人了，三四個，六七個，顯然可見是荷有火槍的隊伍，雖然中間也有穿洋服，也有穿各色衫子的，鬚髮的女子，他們有的張着傘，大部分卻直任狂風亂淋。

我開始驚異於他們的臉，從來沒有看見過，這麼嚴肅的臉，有如風暴的雷聲，這惡狠狠的臉，有如雷電之將作；青年的柔弱的顏色退隱了，換上了壯士的走地人的羞勁，他們的眼睛睜得如被燒掉一切的火噴的噴，唇裏裏裏裏咬得死生物的牙齒，鼻頭不怕開血，要死人的屍臭，耳朵不拍拍大砲與猛獸的咆哮，面皮膚色真是百般的熾甲。

佩茲的詩道：「笑勝不夜在我們臉上」用以歌誦這許多的臉，正是適合他們不發笑，永遠不發笑，他們有的是嚴肅與憤怒，永遠是嚴肅與憤怒。

似乎店舖裏人臉多起來了，從家裏跑出來呢，從櫃檯

底下鑽出來呢，我沒有工夫想，這些人臉而且露出在店門首了，他們驚訝地俯首路上那些最貴的物產的臉。

青布大褂的隊伍紛紛投入各家店舖，我也跟着一陣陣這一隊，記得是布匹莊，我聽見他們的開口了，差不多指示熱極的心，滿腔滿腔的血，這極其熱地熱烈地顯現着他們種及民族的命運，他們講及羣衆的力量，他們的論及反抗的必要，他們不揮揮重叮嚀的是「咱們一事兒」我感動，我心酸，酸得痛快。

店舖的臉比較地顯着丁，沒有陪說，陪陪原頭。

我跨出布匹莊，「中國人不會存心呀，如果存心，嚇怕什麼」這句帶有尖刺的話傳來，我回頭去看。

是一個三十左右的男子，粗布的短衫，露着胸，蒼白的膚色襯配他是在露天出賣勞力的臉，眼睛裏放射出異樣的火光。

不錯呀，我想，陳剛的朋友，你喊出這樣個要精練的話來，你偉大，你開強，你是具有解放的優先權者，我虔敬地向

他眼端。

但是，恍惚有裏面玄妙小編劇的影子在我眼前晃過，玩世地微笑，又彎彎鼻子裏發出輕輕的一聲「嗤」。接着又晃過一個袖手的，漂亮的嘴臉，漂亮的衣香，在那裏低吟，及於是「再憐無福要精神」，袖手的幻滅了，搖抖地，顯現一個消瘦的中年人，如鼠的靈態的眼睛，如兔的動勢的嘴，合在喉際，欲吐又不敢吐的是一聲「怕——」

我恍惚，我如受奇辱，看見這樣神神的魔影，我憤怒地張大眼睛，什麼魔影都沒有了，只見滿街暴厲的風箭似的冷雨。

微笑的魔影，漂亮的魔影，惶恐的魔影，我咒罵你們！你們滅絕！你們銷亡！你們是爛路的荆棘！你們是火伴的毒藥！你們滅絕，你們銷亡，永遠不存一絲兒！你們，永遠不存一絲兒！返跡於這塊土！

有荷在路上的血，有嚴肅的懼惡的臉，有罵罵朋友那樣的惡意，「咱們一尋兒，一有教，一定有教——費俱有教而已」

我滿腔的情緒，必有舞舞朋友那樣的語在路上吧！我向前走去。

依然是滿街暴厲的風箭似的冷雨。

## 牆角的創痕

四 哥

六月二十六日，上海真是一「殺場」開市了。死者是永不瞑目的死了，傷者是永印着被踐踏、被侮辱的創痕。喉，在這種市開市間的二十餘日，却又增添了多少的敢野獸踐踏的屍骸，增添了多少的無辜者湧流的紅血呀！某日下午，我到南京路去，什麼大陽殺的痕跡已尋不出，最後，走到老同濟房的對面，才見某店的牆角，印着十餘堆新墮的溼泥，泥地小如人指，「足槍彈的創痕呀！」我悽然的想着，手摩撫着這些創孔，熱淚不自覺的滴聚於眼眶。這些是殘留的大屠殺的創痕呀！

這些牆角的創痕——這同我這大屠場上的創痕呀！他們使我回憶起那一日，那永不忘記的大屠殺的一日。

我摩撫着他們，凝視着他們，

似乎一個個創孔，血在汨汨的流着紅血。

流溢了「怨血」與「雷柱」罷，

衝撞了「暴力」與「虛假」罷，

這血這無辜者的紅血！

彷彿這些創孔，又漲大了，漲大了，

每個創孔中似都現出一個無辜者的精悍的臉。

他們的口在伸着什麼？

他們的眼在凝望着什麼？

後死者呀，後死者呀，

你們將可以懲他們，

將何以使他們安心的瞑目！

十四，七，七。